

SHIJIEZHANZHENG



世界空战

唐彦生◎主编

SHIJIE
Kong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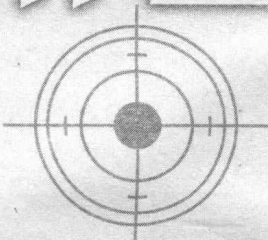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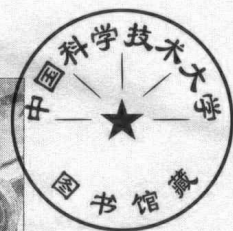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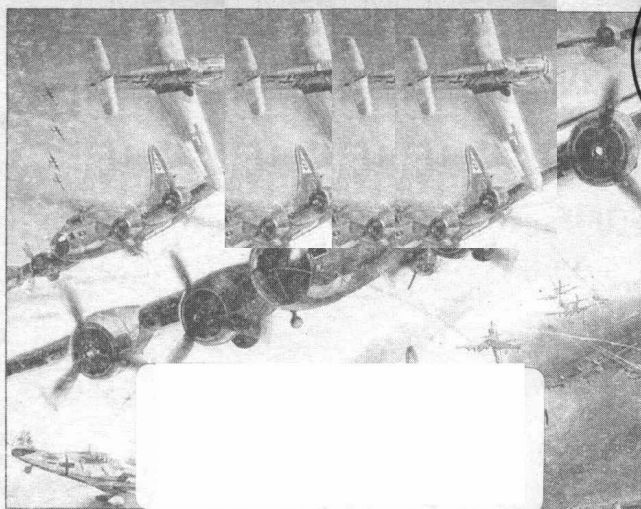
SHIJIE

KongZhan

世界空战



唐彦生◎主编



撰稿人：刘绍文 吴廷柱 陈学建 金永吉
郝文玮 唐彦生 潘祖琦 樊苏华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空战 / 唐彦生主编. -- 北京 : 蓝天出版社,
1997.4 (2010.8重印)

(世界著名战争故事精选)

ISBN 978-7-80081-706-9

I. ①世… II. ①唐… III. ①空战—战争史—世界—
通俗读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5362 号

世界空战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14号

邮 编: 100843

电 话: 010-66983784 (编辑) 66983715 (发行)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16开 (787×1092毫米)

字 数: 303千字

印 张: 21.125

印 数: 1-8000册

版 次: 2010年9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28.6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空战

最初的空战 /2

福克式灾难 /6

“空中骑士” /9

“齐伯林大恐慌” /13

“插翅女神” /17

“红色男爵”的葬礼 /20

群雁编队攻击 /23

附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用飞机发展状况 /27

附二 两次大战之间的军用飞机发展状况 /30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空战

“厄斯特马克飞行” /36

敦刻尔克的奇迹 /39

“海狮”初挫 /42

“鹰日”作战 /46

英格兰空战奇观 /49

轰炸伦敦 /52

克里特岛大空降 /56

空袭“马戏团”86的战斗 /61

“戴希曼方案” /66

“卡萨布兰卡训令” /72

勇立奇勋 /76

“政治家行动” /82

比斯开湾空潜战 /85



- “罪恶城作战” /88
柏林上空的警报 /92
飞向诺曼底 /98
“巴巴罗萨”作战 /103
空中桥梁 /107
斯大林之鹰 /112
空中百合花 /117
非洲的明星 /122
笕桥上空的较量 /127
空投“纸弹” /131
武汉上空的格斗 /134
空袭珍珠港 /137
杜立特首炸东京 /143
激战中途岛 /148
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 /153
战争史上最大的空降袭击 /156
德累斯顿大空袭 /161
空投“小男孩”和“胖子” /165
附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用飞机发展状况 /172

第三章 朝鲜战争时期的空战

- 第一次空中歼敌 /180
粉碎“绞杀战” /183
英雄的“王海大队” /187
云海猛虎 /190



- 轰炸大和岛 /192
空中神炮手 /196
朝鲜上空逞威 /198
“放牛娃”击落“双料王牌” /202

第四章 中国国土防空作战中的空战

- “中权”号的覆灭 /206
出奇制胜 3:0 /209
空中痛歼“飞虎” /212
雨夜歼敌 /214
水上飞机水葬记 /217
超音速攻击 /220
“夜空猎手” /222
“黑乌鸦”的坠落 /225
慧眼破“谜” /227
群峰峡谷中的激战 /229

第五章 中东战争时期的空战

- “红宫”等待的信号 /232
一再推迟的轰炸 /235
倾巢出动 /239
“以色列长臂”与 56:1 /242
贝卡空战 /246
空中轻骑兵 /249



第六章 越南战争时期的空战

美越空军第一次较量 /254

导弹无法跟踪制导之后 /261

“后卫”战役 /264

附四 1945 年以来的军用飞机发展状况 /268

第七章 印巴战争至海湾战争时期的空战

四十五秒钟的空战 /276

“蓝光”再次行动 /279

空袭巴格达核反应堆 /284

“谢菲尔德”号在南大西洋沉没 /287

“5月25日大空袭” /292

机降马尔维纳斯 /296

“雄猫”与“修鞋匠”的角逐 /300

“草原之火” /303

“黄金峡谷”计划 /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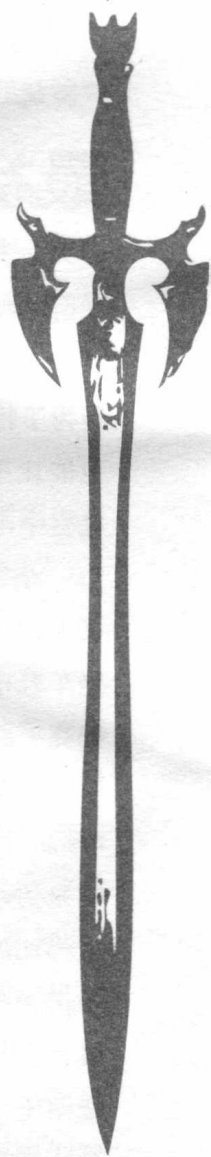
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 /311

世界空战大事记 /317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空战



最初的空战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阳光明媚，一派节日景象。这一天，奥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来访，他此行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指挥一次军队演习，另外也想借此机会拉拢人们效忠皇室，同时也能让皇储夫人索非娅享受一下皇室的尊荣，因为10多年来她一直深处宫中，很少有机会出头露面。

全市奉命悬旗以迎皇储，人们拥集路旁，都想看看那位漂亮的皇储夫人，一睹芳容。上午10时，皇储夫妇从行辕进入市里，检阅地方军队后，坐车赴市政府的正式欢迎会。在他们的车中，还坐着波斯尼亚总督波多列克。总督谦恭卑下地时时指点并说明可供玩赏的景物。

王储斐迪南是奥国军国主义分子首脑，他极力主张对塞尔维亚进行“预防性的战争”，所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对他早已恨之入骨。这次他的来访，正是刺杀他的绝好机会。萨拉热窝主要大街阿柏路，一边有鳞次栉比的店屋，一边是石砌矮堤，堤外是潺潺流动的小河，河上有三座桥。当车队驰近第一桥边，波多列克正请皇储眺望一座新营房时，行刺者贾白林诺维奇掏出炸弹，近前投掷。司机急忙加大马力冲过去，炸弹遂落于车后，并未爆炸。贾白林诺维奇越过矮墙，跃入河中。河水很浅，他立即被捕。此时皇储慌张地下车拾起炸弹，愤怒地扔往路旁。炸弹随即爆炸，车中一名官员和一些观众受了伤。而斐迪南却硬着头皮说：“先生们，我们继续进行吧。”皇储故作镇静地命令汽车缓缓行进，好让观众看个明白。

市政府欢迎会后，为谨慎计，将原定行车路线改变，即循阿柏路直

赴博物馆。车队走近第二桥头，第一辆车的司机不知路线改变，仍按原定路线折入右边小街；它后面就是皇储的座车，波多列克在车上叫道：“走错了！沿阿柏路一直去！”司机略停一下以备转车。就是这片刻停顿，给予旁立等待的第二个行刺者普林西普以良机，他大步走近，连发两枪，一中斐迪南的颈项，一中索非娅的腹部。奥国皇储夫妇就是这样被刺死了。

本来，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掠夺、重新分割和争霸世界，早就准备发动一场强盗战争。奥国皇储的被刺，正好给这群战争狂人以口实，奥国决定利用刺杀案为借口，对塞尔维亚进行彻底清算。两国各有德国和俄国为后盾，德、俄、英、法等都急图实行帝国主义掠夺，并要把人民群众的视线从国内政治危机转移到对外战争。于是奥国皇储的遇刺，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世界大战的序幕一经揭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机器都紧张地行动起来，几百万军队分别在欧洲西部、中部、东部平原上，或蠕蠕步行，或车马飞驰，向着这一非正义战争的各条战线挺进。

战争的舞台主要是在陆地和海上。空军在大战之初，仅仅扮演一个非常次要的小角色。欧洲进入战争时，最多只有 375 架可用于战争的飞机。德国有 180 架适于执行观测任务的飞机，再加上 300 架教练机和 13 只齐伯林飞船。法国有 130 架，英国是 65 架。这些飞机不是为军用而设计的，没有武装，全都用木料和金属线制造，机翼和机身用涂上胶的布覆盖。只有不到 100 个军人懂得怎样飞行。航空军官提出支援地面部队，屡次遭到拒绝。侦察是骑兵的任务，骑兵们抱怨说，低飞飞机发动机的喧声，使他们的马受惊了。

尽管早在 1911 年墨西哥革命战争期间，农民军曾雇佣一名美国飞行员用手枪进行射击。这唤醒太空的第一次枪声，并没有使军事家们的头脑开窍。所以第一次大战初期，飞机上都没有装备武器，只是驾驶员随身带有武器。交战双方的飞机在空中相遇，飞行员们顶多挥挥拳头以示敌对。

最初的空战是用手枪射击，甚至用扔砖头的办法进行的。1914 年 9



月的一天，一位驾驶员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他拔出手枪，向一架飞过去的敌机射击。这一声枪响，似乎启发了飞行员的灵感。此后不久，双座飞机的法国观测员开始携带步枪，有时也带上几块砖头、投箭之类的东西去砸德机的螺旋桨，随后小炸弹、手榴弹也都搬到飞机上成了袭击对方的武器。

1914年8月5日的一次“空战”更为有趣。俄国飞行员涅斯捷罗夫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机身后部装了一把刀子，他在和一架飞艇相斗时，用这把刀子把飞艇的蒙皮剖开了。后来，他又决定在飞机尾部装一带重锤的钢索，准备从敌机前飞过，用钢索把敌机的螺旋桨缠住。

在俄国军事飞行员中，有许多涅斯捷罗夫的追随者。上尉卡扎科夫就是其中一个。他采用了一个特别装置——“抓钩”，在飞机下部安装了一条钢索，在钢索的顶端安一活动“抓钩”，抓钩上还连一个雷管。从敌机上方飞过，用抓钩将敌机钩住，在钩住的瞬间，使抓钩上的雷管爆炸，消灭敌机。

最初的空战，不是靠武器装备的优劣，而多半凭着飞行员的勇敢、机智、顽强的作风，用飞机去撞飞机也成了当时一种“战术”。1915年3月19日，卡扎科夫飞经维斯拉河以西时，发现了一架德国“信天翁”号飞机，他悄悄地开始跟踪，并巧妙地把钢索拉开，用抓钩钩住了德机。“信天翁”拼命地想要摆脱对手，卡扎科夫哪里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掉，于是他决定把“信天翁”撞击下去，第一次进入，由于高度判断错误，没能撞成。紧接着第二次进入，又没成功。卡扎科夫火了，他一个下滑，用机轮狠狠撞在笨重的“信天翁”机身上。两架飞机一起飞了几秒钟之后，卡扎科夫的飞机开始滑翔，受了伤的飞机矗立在地上，幸好飞行员还活着，而德国的飞机却一头扎下去，轰隆一声，在地上摔个粉碎。

战争不仅加速了武器的研制，同时也开启着人们的聪明才智。在飞机上安装钢索的那个俄国飞行员涅斯捷罗夫，在最初的空战中为战斗机动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他研究了盘旋，确定了能保证飞机升力增加和不爬高不下降，带坡度飞行的升力速度。

在以最大可能的坡度盘旋，即以最小半径盘旋（这在空战中是很重

要的)时,涅斯捷罗夫发现了“舵面变换”现象,并警告飞行员们防止方向舵的不成比例的转动,证实了盘旋中只要简单地拉一下杆,就可以减小转弯半径。正是盘旋理论——水平战斗的“支柱”——使涅斯捷罗夫确信,如果有了足够的能量级,飞机就能进行垂直面上的机动。他成功地完成了后来成为垂直战斗特技基础的“死筋斗”。这一个战术动作帮助许多飞行员避免了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坠入螺旋的危险。

原始的甚至带有游戏性质的最初空战,随着飞机性能的提高和空战战术的出现很快就成为过去。当“福克式”飞机在天空中翱翔的时候,惊心动魄的空战序幕才真正地开启了。



福克式灾难

“战争是万物之父”。

公元前5世纪一位名叫赫勒克利特斯的希腊人说过这句话。此话虽然有失偏颇，但是，战争的确对作战武器和军事工业有极大的刺激作用，使许多事情超过常规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歼击机的出现便是生动的例子。

1914年8月，交战国的总参谋部认为，飞机只有有限的作用。

法国元帅霞飞和福煦都对飞机没有一点信心，认为“对运动来说一切都很好，但对军队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英国军事当局对飞机作为一种武器的威力，也同样抱怀疑态度。

即使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过把飞机看做是个观察哨，在通信兵中给空军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当时飞机的任务是侦察，一般还不携带炸弹，也没有安装枪炮。

但是，战争的进程却把飞机推上了军事舞台。

1915年2月的一天，4架德国双座观测机正在天空中翱翔。尽管交战双方地面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然而空中却十分平静。

机翼上丽日蓝天，机翼下青山秀水。

德军飞行员们哼着轻松的小曲，脚下还不时地踏着节拍，显出一种漫不经心、悠闲自得的样子。

4架德国飞机完成任务正准备返航。这时，一架单座法国飞机对着他们飞来，德国飞行员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架法国飞机。“冒失鬼！闪开！”德国飞行员喊道。

法国飞机临近了。突然，通过螺旋桨迸发出黄色的火焰。这一下子，德国人傻眼了，还没等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架德机已被击中，七扭八歪往下旋冲，冒着浓烟烈火摔毁了。

法国飞机轻而易举地得了一分。接着，法国飞行员稍一掉转机头，嗒……嗒……嗒，又是一梭子子弹，把第二架敌机打得凌空开花。子弹恰好打裂了飞机上的燃料管，汽油猛然向发动机喷去，很快，飞机成了一团火球。其他几架德机一见大事不好，赶紧掉转机头飞回基地。

这一仗真是难以置信的怪事！在当时，飞机还很原始，谁听说过子弹会穿过旋转的螺旋桨呢？简单的数字告诉当时的人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机枪发射子弹的速度是一分钟 600 发，根据计算，这样一串子弹不能通过一分钟 1200 转的双叶螺旋桨。

不太可能的事竟然在眼前发生了。

其实，法国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早在 1914 年 10 月，就开始在飞机的机头上安装机枪，不过机枪是在螺旋桨旋转面之外向前方射击。这种机枪使用复杂，空战效能不好，但这毕竟是最早的歼击机雏形了。经过改进，子弹径直穿过螺旋桨取得了空战效果。

关于世界上第一种歼击机的制成，各国说法不一。据苏联的资料，1915 年俄国工程师思米斯洛夫发明了机枪打火协调装置，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歼击机 C-16。而大多数的国家认为，世界上第一架歼击机是法国的“莫拉纳-桑尼埃”，也就是前面讲的打下两架德机的那种法国飞机。这种飞机上的机枪安装在座舱前的机头上方，机枪的弹头穿过螺旋桨旋转面进行射击。因为常有子弹打中桨叶，所以在桨叶上安装了金属滑弹板予以保护。

法国“莫拉纳-桑尼埃”歼击机使德国人触了霉头，一连几次空战，不少德国飞机被嗖嗖地穿过螺旋桨的子弹击落。德国飞行员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他们如惊弓之鸟，一见到法国飞机对着他们飞来，就赶紧掉转机头逃之夭夭了。

4 月 19 日，德国人交上了好运。法国飞行员罗朗·加罗斯驾驶着一架“莫拉纳-桑尼埃”单座飞机在前线巡逻。加罗斯可是当时声威显赫的人物。他曾在 18 天内击落 3 架德机，并使两架德机迫降，从而荣



获了世界上第一个“空中王牌”的称号。从他以后就把击落5架飞机定为空中王牌飞行员的标准。加罗斯简直像死神一样对德国飞行员构成严重威胁，德国人千方百计想办法对付他。这一天，加罗斯倒霉了，他的飞机由于发动机爆炸，不得不滑翔到敌人防线后面着陆，在他还没来得及把飞机烧毁时，德国士兵便向他猛扑过来。德国人如获至宝，他们把加罗斯的飞机仔细研究了一番，并让一名叫福克的人在48小时之内，把一挺帕拉贝卢姆气冷式机枪安装在缴获的这架飞机上，复演法国驾驶员的绝技。

福克，这个荷兰人，他对于提高飞行机器的性能早就表现出很高的才能。1910年，他20岁时，就制造和驾驶了当时最快和最坚固的单翼飞机。他先把这架飞机献给了荷兰军队，但遭到冷遇；然后他转向法国、英国和俄国。像在荷兰一样，军事当局也让他坐冷板凳。只有德国人承认他的能力，让他在德国北部什未林飞机工厂发挥他的才能。他成了那时公认的欧洲最好的飞机设计师。

福克接受德国人让他研究法国飞机的任务后，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他从来没有摆弄过机枪，更不要说射击了。然而在规定的时间内，福克和他的机械师们试制了同步机枪，能够射过螺旋桨弧而不致击中叶片，他研究出一个凸轮系统，容许武器只在螺旋桨不和机枪成一直线时射击，这又高出了法国人一手。飞行员们不必再为子弹会打中飞速旋转着的螺旋桨叶而发愁了。攻击能力、命中率有了显著提高。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福克”式歼击机。1915年7月1日，德国“福克”式歼击机击落了法国的“莫拉纳-桑尼埃”歼击机。德国飞行员玛克斯·殷麦曼等人驾驶着福克”式飞机，在空中连连取胜，使英、法等国的飞机遭到重大损失，造成了恐怖一时的“福克式灾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飞机方面领先，大部分归功于福克。他在1914年到1918年间，设计了近60种不同型式的飞机。英国人认识了他的才能，他们请福克到英国来为皇家空军设计飞机，准备给他1000万美元酬劳，但是德国情报机关截获了这封信，福克直到大战结束后才知道这件事。

“空中骑士”

“唤醒太空的枪声”揭开了战争史新的一页。飞机在军事上的广泛使用，使战争开始在三维空间进行。中世纪好勇斗狠的欧洲骑士风度，也从地面带到天空。最初的空战，是“骑士”般的较量，那时，并没有较成熟的战斗动作和成套的战术手段，科学技术很不发达，指挥工具十分简陋。飞机升空作战，仅仅凭着已有飞机的飞行性能，依靠飞行员的个性一对一地缠斗，他们单枪匹马地参加空战，这种骑士风度成了当时飞行员的精神支柱。

参加过当时空战的协约国第四等王牌驾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皇家加拿大空军副元帅的雷蒙德科利肖，曾这样回忆最初的空战场面：

空中敌手像跳华尔兹舞的舞伴，闪避着相互发射的子弹。“当双方的驾驶员战士表演给从下面堑壕里向他们欢呼的步兵观众看时，舞台就在云端。当一架飞机盯住另一架飞机的尾部，华尔兹舞开始了。两架飞机飞行的圈子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有一架飞机能向另一架飞机开炮，舞蹈才告结束，敌机驾驶员坚守住飞机不放，即使翼隔靠拢，也拒不离开，就像山羊被蛇缠住那样，直到他被击落。”

战争是残酷的，人们开始研究如何能保住自己，消灭对手，于是最初的空战战术破土而出了。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波尔克，另一个是殷麦曼。

1915年7月，发生了一次经过事先周密计划的空战。德国王牌飞行员、号称“空战之父”的波尔克驾驶着“信天翁”式飞机正躲在一朵



浮云里在窥伺战机。他占据高度优势，准备和自己的对手法国“伞”式飞机较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不到一年，空战已开始升级。交战双方的飞行员既不像初期那样，仅仅伸伸拳头，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也不是向对方扔砖头和用手枪对射。此时，装备机枪的歼击机已经问世，随便哪一方，稍有不慎，就有被击落的危险。因此，飞行员开始研究空战战术了。在空战实践中，他们都懂得，如果你的飞机位置是在敌机的后方，而且你的高度又比敌机高，那么你就占据了有利条件，就有可能打败对手。

“谁获得高度，谁就控制着这场战斗。”

显而易见，这次空战一开始，波尔克就占有高度优势，同时，他又利用阳光和云作掩护，更是万无一失。当法国“伞”式飞机从后下方追来时，波尔克采用一个急转弯动作，使其射击员一下子就把法国飞机击落。

波尔克尝到了甜头。后来，他在试飞“福克”式飞机过程中，系统地研究了这一空战战术。所以每次空战，他总是先爬高到1500米，在己方上空利用阳光隐蔽，然后伺机而动。由于大部分协约国飞机飞不到这一高度，飞来的敌机只要稍不注意，他就用远距离小角度俯冲，居高临下接近敌机，在近距离开火，使用连续短促的点射，直到最后离对方只有几米远时，他才再次爬高，以待下一次攻击机会。波尔克采用这一套战术，使他在空战记录上占领先地位。

有几次，波尔克在俯冲攻击时突然发现，另一架敌机也在追踪他，而他事先却不知道。

“这太危险了，得想个法子！”

波尔克把另一个德国空中王牌殷麦曼找来做他的伙伴，结成双机飞行。殷麦曼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物。早在1914年9月，在德军攻入法国北部、进逼巴黎的时候，殷麦曼就完成了—次惊人的“轰炸”巴黎的空袭行动：他驾驶着“特奥伯”式单翼机，低空掠过城市上空，投下沙袋炸弹，使居民们陷入混乱，并撒下大量传单，令巴黎当局向德军投降。

波尔克和殷麦曼配合默契。他们制定了一套在空中互相联络的信号，